



在亲爱的家庭中

罗日涅娃、科诺年柯著

工人出版社

在 亲 爱 的 家 庭 中

罗日涅娃、科諾年柯著

虞鴻鈞、王家華譯

工 人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在亲爱的家庭中

〔苏联〕罗日涅娃、科诺年柯著

盧鴻鈞、王家華譯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单布胡同30号）

北京市審刊出版監督委許可證出字第009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91,000字 印张：4 14/16 印数：1—6,500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5007·38

定价：（6）0.40元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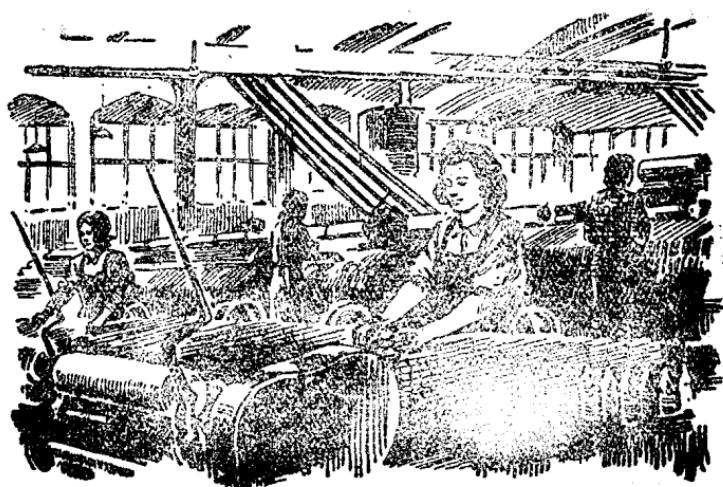
本書作者罗日涅娃(細紗工)和科諾年柯(織工)是苏联庫巴夫納毛織聯合厂的很出名的生产革新者,得过斯大林獎金。罗日涅娃曾到我国来参观过。她們进厂后很快就掌握了技术,在竞赛中达到优异的指标。她們俩很注意节约問題,共同發起爭取节约原材料的竞赛。这个倡议得到全国各地职工的热烈响应,給国家帶來了很大的好处。她們厂里开展了这个竞赛以后,仅在三年內就节约了2,000万盧布左右。这本書介紹了兩人的成長過程和工作經驗。

М. РОЖНЕВА, Л. КОНОНЕНКО
В РОДНОЙ СЕМЬЕ
ПРОФИЗДАТ—1953

目 录

光明之路.....	瑪麗雅·羅日涅娃	1
到庫巴夫納去.....		1
考試及格了.....		4
什么是友誼.....		10
我們趕过了安娜組.....		15
新的阶段.....		21
珍惜國家的每一分錢.....		28
集體的力量.....		34
竞赛热火朝天天地开展起来.....		41
全民的支持.....		44
全厂职工的一条規則.....		50
运用不斷涌现的潜力.....		53
这就是我們的潜力!		58
精打細算.....		65
新一代就是这样成長起來的!		71
执行苏維埃代表的職責.....		76
訪問中国的朋友.....		81
謝謝你們的指教!		86

愉快的劳动.....	丽吉雅·科諾年柯	95
我的工厂.....		95
在亲爱的集体中.....		100
看“四台”		103
成就是这样取得的.....		110
整个集体的方法.....		120
再进一步.....		126
下班以后.....		133
争取和平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友誼!		141
你的光荣的事業.....		148



光 明 之 路

瑪麗雅·羅日涅娃

到 庫 巴 夫 納 去

在烏拉爾風景优美的地方，有一个叫做賽爾瓦的大村庄。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們每天一清早上学；晚上准备好功課以后，大家在一起念書，看电影，或者收听莫斯科的广播。

我們往往自然而然地談起將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我的女友柳霞坚决地說：

“我要当女教師，就像我們的亞歷山特拉老师那样。”

华利雅說得很干脆：

“我当然要做个农艺师！”

拉娅打定主意要做医师。

“那末，瑪丽雅，你打算干什么呢？”她們問我。

“当織布工或細紗工。”

我早就愛上了紡織工的工作。每当女友穿上一件漂亮的新裝，我总是一面欣賞美丽的花色，一面想：“要有双多么灵巧的手，才能織出这样美妙的織物来啊！”

有一次，我們看了一部描写苏联織布女工的影片“光明之路”。我看了这部影片，就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做个紡織工。我也要在那样寬敞明亮、洋溢着悅耳的机声的車間里，像影片中的女工那样熟練而灵巧地看管織机。

如果能亲手織出千百公尺各式各样的漂亮布匹，該多高兴啊。

我去找我們七年級“甲”班班主任米哈伊洛芙娜商量。她注意地听完了我的話，問道：

“这个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考慮好了，老师。我真想做一个紡織女工。”

“这么說，这是你的志願囉，瑪丽雅。可不能后悔啊。”

有一次，記不起是为了什么事情，我順便到区苏維埃去，看見一些姑娘圍着一張桌子，在兴高采烈地談論着什么。我走到她們跟前。朋友們一看見我就喊道：

“瑪丽雅，來呀！”

原来是要到庫巴夫納細呢工厂艺徒学校學習的人正在那兒报名。工厂的代表解釋說：

“我們學校是培养織布工和細紗工的。學習 6 個月就可以獨立工作。”

有些姑娘已經報了名，我却站在那裡猶豫不決。我想說“把我的名字也寫上吧”，卻又膽怯。在這緊要關頭，我沒能立刻下定決心。還有什麼東西使我下不了這個決心呢？這就是我的身材。我們班有好幾個叫瑪麗雅的，大家都管我叫“小瑪麗雅”。我個子這樣矮小，能不能看管織機或精紡機呢？

庫巴夫納來的代表大概看出我在猶豫不決，便問道：

“你在考慮些什麼啊，姑娘？”

“啊，我想當紡織工。”

“那末為什麼不報名呢？”

我把自己的顧慮說了。

“沒有關係…… 放心好了，”他笑着說，“必要時可以在車間里墊一條凳子干活。”

“我說正經的，你却跟我开玩笑。”

“不，不是开玩笑。你到了廠里就會知道。”

于是我報了名。庫巴夫納來的同志叫我們準備動身。

“隨身該帶些什麼東西呢？”姑娘們問道。

“什麼都不要帶。制服、大衣、鞋子學校里都會發的。一天三餐在工廠食堂里吃。住就住在集體宿舍里。一切都由國家供給，你們只要一心一意學習就行了。”

過了幾天，我們動身去莫斯科近郊的庫巴夫納鎮，便開始了新的生活。

考 試 及 格 了

从賽爾瓦村到莫斯科大約有 2,000 公里。我們还是生平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路上的一切使我們感到新奇有趣。我們真舍不得离开車廂的窗口。从前我們在書本上讀到的巨大工厂、一望無际的集体农庄田野、奔流的河川、茂密的森林、新建的城市和綠蔭叢中的村庄，这一些美丽的景色現在都涌現在我們眼前。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歌詞：“我們的祖国多么辽闊广大！……”

途中，我們听到了苏联人民渴望已久的消息：希特勒德国投降了。大家欢欣若狂，素不相識的人在車廂中互相拥抱，互相祝賀。我也同大家一样高兴。

这时，我想起了在战争中牺牲的哥哥华西里的最后一封来信。

“奧莉嘉和瑪丽雅學習得怎么样了？”他問。“告訴她們，不要偷懶。我們就要胜利了，到那时，每個人都要做很多工作。多少城市和村庄要重建，多少工厂要建筑，多少花园要增辟呀！”

一想起哥哥，心里就感到無限悲痛。我自言自語地低声說：“华西里，我告訴你，我們为了你，一定要加倍地努力工作！”

……列車繼續向前奔驰。我們經過很多城鎮和村庄。大街和廣場上，到处挤滿了人。人們在狂欢。

春天的太陽發出明亮的光輝，照耀着树上的嫩叶和翠

綠的田野。仿佛大自然也同人們一样高兴。

到了我們的首都，亲爱的莫斯科，它披着华丽的节日盛裝。大街上人山人海，个个笑容滿面。大家手拉着手、挽着胳膊走，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一样。

一輛大汽車等着我們。不一会，到了庫巴夫納鎮。汽車還沒有开到工厂，我們还没有下車，就听到一片欢呼声：

“朋友們来了！”

姑娘們把我們团团圍起来。

“你們是从哪里来的？”

“烏拉尔，你們呢？”

“布良斯克……”

“別日察……”

“我們是从伏罗希洛夫格勒来的……”

大家馬上互相認識了，接着一起走向集体宿舍——自己的新居。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工厂。每个車間都到过了。我們眼看着羊毛变成各种顏色的美丽呢絨。我看着紡織工人們灵巧地、沉着地、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看着他們熟練地处理数不清的紗綫，真是百看不厭。我要做这样一个紡織能手的宿願畢竟實現了。

我們学校里有两个班：紡工班和細紗工班。我比較喜欢細紗工的工作。至于理由，却很难說。或許是因为我特別喜欢精紡机，看它同时能做几項复杂的工序。这种机器將松軟的粗紗牽伸成紗綫，再把綫加燃，增加它的强度，并把

紡出的細紗卷在紗管上。每台机器有27公尺長。从侧面看去，好像一架大鋼琴，上面的許多綫就像鋼琴上的弦。這種綫有多少呢？好几百根。一定要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不然，斷了一根、兩根，音樂就奏不成了。

當時發給了我們学生制服：皮鞋、衣服、大衣和工作帽。姑娘們打扮好了，自然要跑去照照鏡子。指導員——老細紗工查波特諾娃看着我們這些喜洋洋的臉說：

“亲爱的姑娘們！我看到你們，真是越看越高兴。你們都很聰明、活潑，又有學問。”

晚上，查波特諾娃來到我們的集體宿舍。我們請她講一講沙皇時代庫巴夫納紡織工人在工厂主壓榨下的生活情況。她的祖母和母親都在這個工厂里做過工。她自己，早在革命以前就已經開始了勞動生活。

“你看，你們，可說一進工厂就受到了親切的照顧！”她說。“給你們準備了舒適的宿舍，給你們準備了漂亮的新衣服。吃的喝的都由國家供給。我們年輕時哪有這樣呢！”

於是，這位老紡織女工就講起工人在工厂主壓迫下艱苦勞動的駭人聽聞的往事。

查波特諾娃剛滿7歲的時候，她父親就要她導紗，好幫助一家的生活。

母親不同意，她認為應該先讓女兒念幾年書，父親只是苦笑。

“我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查波特諾娃說。“我開始導紗。起初是把工厂里的活拿回家做。到1910年，我13歲那

年，开始到厂里来做工。我还算走运，因为只在工厂门口等了两个星期。有些人找工作要找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父亲第一天送我到工厂去的时候，就再三严肃地叮嘱我：

‘孩子，你要记住，千万别和工头顶嘴。要不，苦头是吃不尽的……’

后来，我时常想起这些话。

我很想早些当细纱工。可是，那时候有谁来考虑我们的愿望呢！工头叫我干又重又髒的杂活，还常常指着工厂的大门吓唬我说：‘哼，不听话就把你赶出去’。他说，外面要找工作的人多着呢。”

“大清早，我们就得进车间；晚上很晚才下班。”查波特诺娃继续说。“不管是童工或成年工，每天都得工作12—14小时。下班的时候，不是走着，而是拖着腿回去的，人累得一点劲都没有了。

宿舍里怎样呢！…… 又黑，又潮，闷得要死。双层板床是唯一的家具。大家轮流着睡。一个人去上班，马上就有另一个刚下班的顶上她的空。我们就是这样替换着睡的。”

“活干得很多，”查波特诺娃说着，好像在回忆什么早已忘却的事情，“而挣的工钱却很少。发工钱的时候，差不多领不到几个钱。全被克扣和敲诈光了；工头和帐房都是些骗子。本想算一算工钱，查一查帐，可是我们又不识字，连个名字也不会写。打开工资单一看，上面没有姓名，全是划的十字。那时候，不要识字的姑娘做工，有文化的反而被当作‘捣乱分子’，千方百计地要解雇你。我们织的是漂亮的呢

絨，可是自己穿的却是一些不值錢的花布衣服。要是有織布女工或細紗女工出嫁，得靠所有的朋友替她湊嫁妝。有的借裙子，有的借皮鞋，有的借头巾……

过了半年，工头把我叫去。問我：‘想做細紗工嗎？’我說：‘當然囉。’他說：‘好吧，不過要當細紗工，就得請請客。今后，每逢星期日就請客。如果失了信，就把你攆出去’。

这样，一發薪我就立刻往食品店跑。为了巴結工头，几乎把所有的錢都給他买了酒……”

当然，我們都在書本上讀過關於沙俄時代劳动人民痛苦和淒慘的生活。可是現在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講的是她亲身的經歷。这时候，我們每个人都更加強烈地感覺到，生活在我們蘇維埃時代是多么幸福。同我坐在一起的姑娘都是从各处來的。她們差不多都來自農村，可是沒有一个人沒上過學。很多人讀完了七年制學校。查波特諾娃說得對，她說：

“你們，不論是誰，都比舊社會領班的文化高。你們有遠大的前途。只要好好學習，國家处处會幫助你們的。”

我們緊張地學習着。教我們的是經驗丰富的指導員，我們感到全廠职工都很关心我們。

我並不是說學習很容易。有时候學得很好，有时候成績很差。有人悶悶不樂地回到宿舍里，因为大家都學會了接頭，她却不會接，心里很难过。

碰到这样情形，我們的教导員謝德羅夫斯卡雅總会在近旁出現。她走到那个垂头喪氣的姑娘跟前，好像是無意

地問道：

“干嘛不高兴啊？”

她注意地听你講，鼓励你，指点你，使你心里頓時輕松起來。

第二天，謝德羅夫斯卡雅还一定要跟指導員談一談，當我們从学校回來的時候，她便問道：

“喂，今天怎么样？好吧？你瞧，我不是早就这样說過了。为什么要灰心失望呢？……”

“你們要把所碰到的挫折牢牢地記在心里，这是好的，”她說。“这就是說，你們想做一个好工人，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是要記住，永远不要灰心失望。有什么不懂，切不要不好意思，尽管問指導員。她会再做一遍給你看的：应当做什么，怎样做。做一个紡紗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丰富的經驗和熟練的技巧。”

每逢星期天，就有大汽車开到学校來接我們到莫斯科去參觀。我們參觀过列寧中央博物館、革命博物館和特烈基亞柯夫艺术陈列館，看見了許多新建的华丽的大樓、工厂、地下鐵道的地下宮和文化休憩公園。每次从剧院、展览館、一日休養所回来，每次游覽首都回来，总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們还听过老工人、基干工人以及工程师的講話，參加过圖書館組織的讀者座談會，經常到俱乐部去参加晚会。厂里所有的一切設備，都听任我們享用。

我們在学校里學習了6个月。終於到了考試的日子。

馬上可以看出：我們的課程學得怎樣，能不能獨立工作。

工程師和指導員們都聚集在工廠的教育大樓里，細紗車間主任也來了。我對自己的功課雖然滿有把握，心里還是有些慌。上課時答題是一回事，在考試委員會面前應考可就不同了。大家都在想：可別讓我第一個回答。我也希望不要第一個應考，可是校長却偏偏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走到考試委員會的桌子前，拿了一份試卷。要我回答的問題有四個。我不慌不忙一個個地回答了。然後，在機器上做了幾項操作。

考試委員會的委員們商量一下，主席宣布：

“瑪麗雅·羅日涅娃可以獨立看管細紗機。”

我歡天喜地地跑了出來。這一下子我的願望可實現了——我成了細紗工人了！我花了多少時間學成的呢？仅仅6個月。我想起了查波特諾娃講的話來。她在工廠大門外站了兩個星期才找到一個又繁重又吃力的工作，可是她還以為很運氣呢。以後她又等了半年，用賄賂的辦法，工頭才教給她一點技術……所有這些跟我的遭遇、跟我們的生活相差多遠啊！

晚上，我給家里寫了一封信。讓家里也知道我的喜訊！

什 么 是 友 誼

我和女友們一起走進了細紗車間。工長正在主任辦公室里等着我們。就要把我們分配到各個生產組里去了。

“我要求把这个眼快手快的姑娘派到我們工段去，”工

長笑着說。

我就被派到巴娘領導的生產組里當接頭工。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組里的細紗工差不多全選的是像我一樣的矮個兒。

在學校里學習的時候，我上實習是站在凳子上換紙管的。所以現在我一到生產組里開口第一句就問：

“你們是怎樣卸紙管的？”

姑娘們都笑了。

“很簡單，拿一條凳子，站在上面卸。一點也不費勁就卸下來了。”薇拉說。於是，我又想起第一次向我說起凳子的那个從庫巴夫納去的同志來。凳子的確幫了許多細紗工很大的忙。

頭幾個星期可真不好過。經驗和技巧都還不夠。經驗豐富的細紗工接斷頭又快又不費勁，可是我却得花很多時間。我一邊接頭一邊想：“現在要是第二根、第三根……突然都斷了，怎麼辦呢？那可真是應付不了。”

無論是哪一個操作，我都比別人做得慢。心裡很難過。瞧別的細紗工干得多靈巧，多順手，只有我後退，真倒楣。這大概得怪我動作太笨拙，才會有這樣多的斷頭，使整個生產組不得不替我彌補損失……我覺得，要是朋友們罵我一頓，我心裡倒好受一些。

有一天下了班，薇拉走到我跟前，說：

“我們一起走吧！”

我們一面走一面扯了起來。